

列傳

1004
109
121

楊偕
周湛
李靈已
楊大雅
薛田
章頌
張擇行
高覲
齊廓
賈黯
范師道
張昱之
趙湘
胡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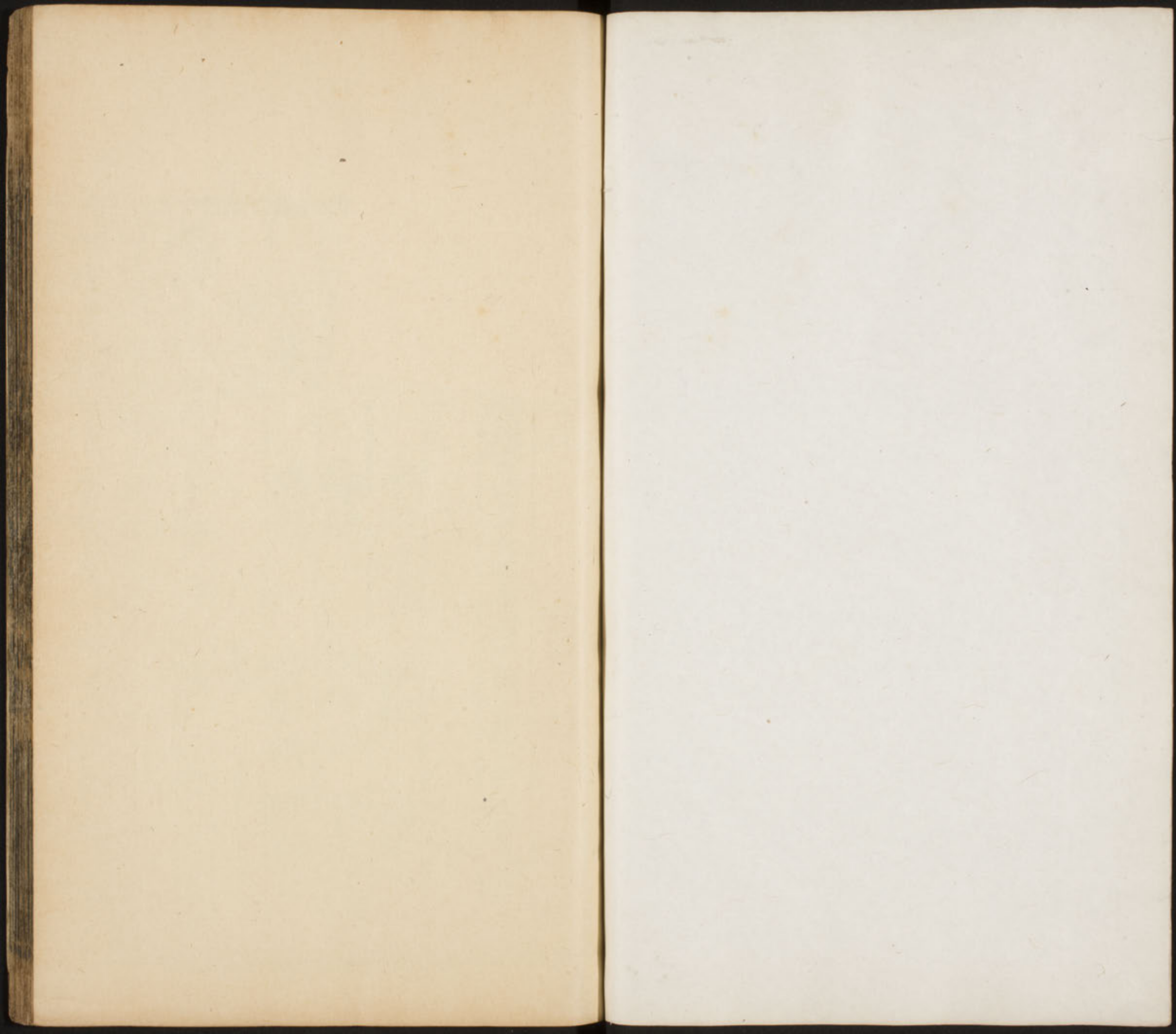
王泓
子昂
徐的
張傳
遷肅
寇域
陳玟
鄭向
袁抗
鄭驤
李京
吳昂臣附
李絢
魏權
弟瑛
唐肅
子詢
陳貫
子安石

杜杞
姚仲孫
俞猷
卿
梅詢
楊日嚴
李宥
郭禎
徐起
王臻
吳景初
馬遼附
何中立
滕宗諒
劉越附
張述
范祥
子育

楊暉
陳太素
馬尋
杜魯附
陳送易
馬元方
李行簡
張秉
趙賀
張肯
魚周詢
吳及
沈邈
李防
黃震
田京

明監本宋史

卷七十六





列傳卷第五十九

宋史三百

勅修
開禧元年
...

楊借

王然子鼎

杜杞

楊政

周湛

徐的

姚仲孫

陳大素

李虛已

張博

俞馭卿

陳從易

楊大雅

楊借字次公易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
守慶在廣南劉氏歸朝為坊州司馬因家焉借少從
神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沂

宋史列傳卷第五十九

源熙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
瓦石為黃金者乎就借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僧曰吾
從更得安事化金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
出口笑所之在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
試學士院不中後求與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
事重復召試不赴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審刑院
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宋綬薦為監察御史改殿中
侍御史與曹脩古連疏言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
常博士監舒州稅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
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白若廢僧與孔道輔范

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僧言願得與道輔
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僧復上
疏諫上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
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僧以謂致仕用優賢
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
吏部流內銓從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明年
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
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僧聞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曰
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

後此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為陝西經畧使請增置土
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借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
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減戍兵
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為解爾竦復奏借不忠
沮邊計借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借又以為擾民
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
之民募為兵借復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
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借
論常如此進極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
借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借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

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重怨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
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
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
遇之借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
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總管節度中人不服捧檄訴
借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
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
北詔脩寧遠若借寧遠些在河外介麟豐三州之
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
若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

四百令
一也內德可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
我據其要則河水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
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
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東為粟賣
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
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
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湯然一空止存孤
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
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
寧遠若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

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
州古郡也咸平中曾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
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為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
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賜
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
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阻
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
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選令問日入對
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
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

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刀
楮賊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
院復以為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
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
素歐陽脩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
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
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
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
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
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遂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

大夫請老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會
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
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為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
以為迂闊難用與入少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
五卷集十卷子悅偕皆有雋才登卒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於
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
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為審刑院
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纒定
未暇治邊國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兵力有餘而

四百五十五
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考武之於周啟文宗之於宋
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
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唐已與之盟然彼以戈
矛為素糶以力為商賈而我兵不堅兵不練而規
規於盟軟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
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
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有餘
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一渠引漳水溉并
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
地並漳水者亦遭決溢今皆在鹵不可耕故沿邊郡

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
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
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
養馬數萬徒耗芻麥不啻獲其月請擇壯者配軍衰
者從之河南事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坳牧以其地為
屯田發後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
水一石其泥數斗古已以為利今人以為害繫乎用
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
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膏腴
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

不可詔河充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涪州王軫言漳河
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遷監
察御史即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不即行語在河
渠志時樞密副使吳玘以笏擊軫者折齒知開封府
陳堯咨判官張宗誨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
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秋稅十一三還為開封府推
官又體量河朔飢民所至不濩詔發官廩濟之就除
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
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
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

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而強壯悉
為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
重於律以絹估罪者敕以緡直代之律坐免欵而役
者敕黥竄以為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
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以繁
文罔之而實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
罪者必從絹估黥竄為卒者止從免欵此所謂勝殘
去殺無待白年者也被詔鞫曹汭獄于真定府遷殿
中侍御史聞喪服除改尚書一部員外郎知邢州復
起為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

趙水下元平景佑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六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為三司戶部副使徙鹽鐵遷兵部員外郎元音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將減卒或就食內地詔與知州總管鈐轄等議沿即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為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諮惡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

直學士右司郎中為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為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為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為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

論多且語初與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為
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蓋後人知沿
所建為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真定之殺人以為
沿傳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大常博士王素臣領三司
舉尚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
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
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
王綽競擿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
之目為三虎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

以毋效三虎為也仲淹等與紘綽皆為人所言
特鼎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
罷且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
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翌
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
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候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
恟恟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
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
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北大飢人相食
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為

條教禁止時盜販茶塩者眾一切杖遣之監司數以
為言鼎沸為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賊益急所劾
舉不避貴勢召為開封府判官改塩鐵判官累遷司
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
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為
不可永德橫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
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
幸嘗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
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
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

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謂公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
後為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為重輕官舟禁私載
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為奸有能居販自贍者
市人持以法不肯償以進鼎為移州縣曾償之舟人
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為三司
塩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包拯素強然無知之
何遷刑部言中天意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徒使河
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徵曾年以圖遷任
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貧者知監邛
鑿轉運使遷攝新繁新繁多鹽田鼎不以自奉

使契丹得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所不獲唯市飲
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縱母老養者無日奉
養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屬士多知其有終
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其地則嘗言自高鑄
至路州八義第疾作不知人事至其地遣使察其悉
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貴年豫皆有才氣好
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為後主其言多可用豫
為人不少事黷檢以大理事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
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備長父鎮陰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強敏

有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
重罪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
殺知宣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
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
阻可屯兵為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頗擇文臣
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為牧守使巡制邊事改通
判真州徙知解州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
州均房焚光化軍授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
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寇又有眾數千襲破
環州帶還言三鎮蠻寇若稍外警然置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安撫使行次真州先遣
急通以書諭蠻賊其自新以宜州蠻無至者柁得州
校出獄囚脫其械侵入洞說賊不聽乃勦兵攻破白
崖黃泥九居山岩及五峒焚燬積聚斬首百餘級復
環州賊散走希範定嘉波洞柁遣使誘之趕來降柁
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
以數叛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為曼陀羅酒大會環
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
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堃劾殺降
失信詔戒諭之為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

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柁上言殺降者
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命因為行
賞蕃酋率衆千餘內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邊戶掠
馬牛有詔責柁柁言彼違警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
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既而兵亦罷去柁性強
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
矣百據厠見希範與趕在前許堯化曰爾狂僭叛命
法當誅尚敢訴邪柁幾卒有妾議十二卷兄植以文
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監弟植亦強敏為比部員
外郎有張彥方者溫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奸

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開封不敵窮治執政以后故
亦不復詰獄上中言這極處問極揚言將廢正亟改
用諫官陳介之權倖切齒於極前此御史中丞王舉
正留百官班論張亮位除言微使極嘗出吏問其故
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罪極繼監衡州旋卒

楊政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勳之曾孫進士及第
授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
岳州慶曆三年湖南徭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
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
羣盜南之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懼及戰孤衆峒前軍

峒人兵悉潰敗踰巖下藉滅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
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心戰死降知太
平州歲餘賊盜肆毒遣御史按視還言收膏戰山下
入樂為用今欲殄賊非政不可乃授東萊院使荆湖
南路兵馬鈐轄賊聞政至皆恐畏喻嶺南道又詔往
龍運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授田為民而轉運
使欲授以官與賞極言極言不可制政謂屬七年
所殺不可勝計今使賊出峒穴其勢不久必復
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賊帥等出峒分涉夏秋
凡十五戰賊潰散威遠等處賊首等皆殺尚書

西白十介
也田員外郎言其
奉使河東丁父憂會
以喪服不敢見宗
除起居舍人知諫
盜賊至望州會張
濟敗今蘇結案英
王從政退保里
正倫敗陳曙復據
降為屯田員外郎
歲終從邠州復起
為河東轉運使入
為三司

戶部副使遷吏部
易以他州編政既
可久之擢天章閣
願擇宗室之賢者
冬河北地震明年
食地震哀平之世
宜早立皇嗣以答
觀察劉永年自團
因言祖宗故事鄭
成西山董遵誨郊
內城守環慶

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嘗官移鎮重名器也今
珣等無尺寸功精以外虜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
詔他舍人草制而珣領言朝廷如以改言為是當罷
珣等所遷官備以為非之復命命詞不允進龍圖
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改上言洪
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受罰
常水去年夏秋之交又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
大水為沚陛下臨御以來容受自諫非聽之不聰也
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
為萬幾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

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八以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
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溫公以皇右立廟皆違經禮於
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而定配改溫成廟為祠殿
舊制內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為僥倖乃更定歲
數倍之改言文臣之遷而內侍始得一磨勳為不均
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
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即倍其年議者謂改以士入比
闈寺為失卒贈右諫議大夫改出於將家折節喜學
問為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即焚之與士
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亦名稱遂衰

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為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平贈諱諱命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登州濼人進士甲科為開州推官守身言書刑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我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州獄初江湖民略皮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設方畧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

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投工數十萬既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為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離析為弊欺湛為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滂混無紀以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又不能決湛為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於避匿因條其詭名數佃之類十

二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為戶部判官又為夔州路轉運使嘗受盜并歲賦民窮多至破產責不已湛為蠲蓋課而省輸辦等判蓋鐵內院以太

四百令元方
常少卿直昭文館為江淮制置發遣使陸游辭仁宗誠
以毋納包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
附權要以謀進身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嘉條上
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強記吏胥滿前一見輒
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
灣淇長二十萬二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為利除度
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復而
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奪其濫者拜
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密襄州襄人不善陶瓦
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詹廡相逼火數為害湛至

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然家姓不便提點
刑獄李穆奏湛擾人徒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裁
損居民第為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
况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
罪不敢訴郡從事高直温夏竦子婿也竦邸店最廣
故加譖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
道木在道側既正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剪去又
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
衆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
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

是非明重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
敗俗貽患於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於湛不
為重輕但國家舉錯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
未幾卒湛為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
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輔欽州軍事推
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
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
使辨役的短衣持槌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
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為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

民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
屬歲飢出米為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
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
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至宜州慰曉之曰
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
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
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
義為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事城
中多惡少年欲為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
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遍相察不然皆爾

宋史列傳卷五十九
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猷橫不法為里人害
的發其奸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為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臯縣漕河詔未
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濬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
八百萬緡遂為制置發運使軍賊王倫起山東轉掠
淮南的團兵待之會青州改遣裨將傅永吉追殺入
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秦州西溪河發積鹽
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起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
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剡祠近宜召還計事
既還蠻復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

降者復殺其飲者石碣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

討平之斬其首能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文者蓋寡曾沿數上書言邊

事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俊敏由將家子

力學第進士再討搖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祀

俱以征宜州蠻立功祀則殺降失信的則招徠以恩

其優劣槩可見矣湛強敏所至有治績史稱善射

亦文臣之習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疎

財居官清辨土俗有生子不舉者斬禁之獨發摘

奸胎衆怒或以虎目之豈其然乎

鄭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者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
因家焉父瞻舉進士第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
事母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
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
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
之耶仲孫曰幸毋遽決真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
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決
裴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惰老事多決於仲
孫改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
積于道間為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為

券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
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
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濼州歲旱飢有詔
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孫既至州立勅主
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王黼守
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為右司諫入內都知閻文應求
為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齊宿太廟而文應
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真
毒者出文應為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去乃
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工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
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
卿至前行即中二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
年勞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衆其選以
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知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
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為省府官仲孫請第
其課為三等計黜之即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
戶部度支益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
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後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

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
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陝西都轉運使未行
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
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
吏詐為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日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評
斷官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
刑法二十條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
原人情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
法令然所論建亦或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

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歷知江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跡在大理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喜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法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飢人或群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為例終司農卿又有杜魯者濮州人為

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赦意湏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已殺勿赦皆著為令

李虛已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

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
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
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已亦中進士第歷沈丘縣尉
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
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
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
書為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群臣以治最聞
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
時虛已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
為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

欲市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
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兩制三館儒臣編
閱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郡臣母妻虛已又請罷
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為榮會遣使察川
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已與薛顛邵暉查道數
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
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已雙
舉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
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已為侍御史出提點荆
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為龍

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真宗稱其儒雅
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
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待
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
已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
法免官下復言仕初太宗既賜虛已錢翌日以語宰
相曰虛已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
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由是謚郡臣以章獻者閤門勿
交皆由中書門下閱而上之然論者謂虛已父子豈
其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

家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虛已虛舟又以孝有情慎
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
卿為吏頗有能名虛已喜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
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詞詩雖工而
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傳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為亳州團練
副使子孫因為譙人傳進士及第稍遷秘書省著作
佐郎知奉符縣時方脩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
以辨事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冊東岳帝號還

薦之知楚州會歲飢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
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
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提點江西刑獄徙江
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決濟北民
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兩浙轉運
使改荆湖北路復為鹽鐵判官再遷兵部為陝西轉
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乏因
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繇三門下濟之
遂留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進三司度支
副使以疾請外遷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為右諫

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
工部侍郎致仕卒傳強力治事七為監司所至審覈
簿書勾攝奸隱州縣憚之傳曰奚為共憚哉吾所以
事事致密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
復犯法矣人亦以為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
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
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偽傳見之訊以唐事術士
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歛人少與兄獻可以文憲為名皆中
進士第獻可有聲稱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

起家補安豐縣尉自僧曹益積財其厚莫能殺之請
縣治三師出遊美獻卿曰吾與寧言不告而云豈有
異乎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再調
昭州事推官會宜州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
使擢嚴卿往佐之以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
可乎賊至尚當力整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昭
州積緡錢無算嚴卿盡用平糶至積穀數萬及是大
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寺寺丞為本寺詳斷官歷知
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士知南雄州徙潮州除致
中侍御史為三司監鐵判官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

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
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苜未立而和糶
桑葉未立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
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特調率營生一切
費用比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
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歲之時一歲之用較
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為盈縮力役之多
寡賦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來
日復一日又甚于前天祐不為者漏在下未不為者
漏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

臣朝夕圖議而格正之云納其言為罪諸宮觀兵衛
又命官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准浙益利不奪命嚴
卿往經度之更立新法咸增益課緡錢甚衆會其兌
為益鐵副使從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
相連進數人弗稱旨他日獻卿在所簽字帝曰此可
以除陝西轉運使時邊患甚多因事邀功還原路鈐轄
擅於武英州設軍邊壕置堡砦獻經度必認寇患亟檄
罷之未幾賊果至殺將士塞所築壕而去從京西因
入對其言趙振堪將帥范仲淹明鑄司六田及條上
邊策甚備除福建轉運使還知三司益鐵鈎院累遷

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浙南歷戶部度支益鐵副
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暴風江湖溢
決堤獻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為便還
鈎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
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為嵐州團練
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
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
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貫之衆皆呼悅乃率厲
將吏脩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

守常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
欽若以狀聞召為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
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
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
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慶州會歲大飢有持杖
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
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
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已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
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為湖南轉運
使知判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

課校大清樓書字非偽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
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為左司郎中知
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
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
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脩撰
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
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為
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
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也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
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

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過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酒汴通乃行時寇準東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揚太雅字子正歷知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以尚書刑部員外郎為吳越國用禮副使

揚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舉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鄆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秘書丞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為三司益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南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送降監陳州酒徒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部勾院遷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

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真宗藩邸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策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沒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為歟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

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傳聞十二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為能吏太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卓犖大節及為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大朝拜三十卷西... 十二卷... 宋史三百一

列傳卷第六十

宋史三百一

開儀司 稽國 寶國 畫前 畫定 祖 歸國 曼 鎮 雅 事 都 總 教 長 統 等 委

勅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斌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育

張乘

張擇行

鄭向

郭慎

趙賀

高觀

袁抗

徐起

張吉

魯廓

鄭驥

邊肅字安國 應天府 楚丘人 進士 及第 除大理評事

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為戶部判
官祀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
法至道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
遷工部郎中真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
判開拆司出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
震城堞摧圯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老州不可守
聽便宜南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棄城而闕諸
門悉所部兵陣以代之騎傳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
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洛六州閉壁不
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
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
徙真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
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
利遣吏攬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
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之肅引伏以
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
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奉寧軍節度副使徙泗
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然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
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宗

為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
 官預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廡奇其才對詳敏
 召試中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
 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接
 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
 而靈州陷還為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為遇主知屢
 上書陳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
 邊督戰募遊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常才可用傅潛
 楊瓊敗告謀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
 十事真宗甚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沆言其險薄望

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官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
 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併司坐議天書出知濠州
 為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郡驛子省親疾而馬死
 奪官一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州為陝西轉運使
 坐薦舉朱能敗懷州團練副使又以善寇準徙池州
 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
 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龍圖閣直
 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內銓為翰林
 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御選
 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莠之數顯謂侍

臣曰今天下良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遠前代
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
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王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
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
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病疋出知許州卒
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
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詢性卞急好進而侵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朝廷
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亮簡通
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授詢於廢片中以至貴顯
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涑州煙城人父應圖嘗知頓丘縣太
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糈沒虜中元方去髮為浮屠間
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為官其兄元吉元方
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為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
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關輔轉餉瀚海多失亡
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為御史臺推勘
官遷殿中丞戶部使陳恕奏為判官元方言方春民
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
因下其法諸路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

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為京東轉運副使遷轉
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
切責之徙滑州為京西轉運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
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衆論不以為允
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謗也王旦曰元方
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議而醜言詆之
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後邪歲餘以煩苛罷
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留再
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部
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
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為從事向敏
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佑卽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
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
拜監察御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宫又用丁謂奏起
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
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
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
權其出入未報及寇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
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

支為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內寇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父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為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復起為盜瑊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瑊權領施州先是戍兵

仰他州餽糧瑊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為高州官族未幾溪南蠻復內寇瑊率眾擒其首領戮之以白芳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遷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為開封府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夷爾功已試其為朕鎮撫之命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縣酋斗望劫

瀘州燒涪井監殺官吏瑊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
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
兩路兵至江安誘溪監順史簡松南廣移悅等州刺
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為誓門
橫竹繫猶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劔謂之打
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繫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瑊
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
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帝遣
內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瑊奏夷人嘗於
二年春燒涪井監殺吏民既赦貸其罪復來寇邊聲

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
榮富順監諸夷競起為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
芳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涪井溪轉鬪凡十一陣破
之夷人相率來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
旅拒不從瑊命懷信分兵援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
順進戰思晏江口斗望等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
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格戰瑊乘其後大破之斗望
衆萬餘囂不能軍溺死者衆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
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為寧遠指揮使守涪井監更建
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就加侍衛史召為三司鹽鐵判

官逾月出為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城視役
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獨留自若須臾水為
折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和以來河
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士兵其實益三分之一而塞
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鬻頭便糴三說之法入為三
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
州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城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
城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
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既而
以歲飢罷後城言病民者特捷芻耳幸調卒已集着

積之經年不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工歛之是重困也
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
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
有議茶法者帝訪以利害城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
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
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
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
婦齊體柰何毆至死邪城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
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
而卒城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

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瑛始性頗踈財通音律知術
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
丞鼓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禹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安丘縣三司辟為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為本寺
檢法官監都進奏院通判毫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
登聞鼓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為開封府判官
使契丹還為兩浙轉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京東
轉運使因請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
清河八十里抵援水河並提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

史館使益州轉運使入徙江淮制置使還歷三
司戶部度支三司副使入常少卿以右諫議大
夫集賢院學士知樞密院學士知益州特
用元昊三司急用有議折戶為上等第賦
役民以歲和口佃官一厚者由其記其為
已累人苦其擾又陝西奉使中益梓州涪州而
不為其責無為也且是等奉國之屋內皆三
通使使司開使為之者其人不使而人因
從今言遠方所可無天之無天受法以生事
一國用學士知開封府知開封府知開封府

大將軍中丞有別大將軍世為將軍人
不任將軍使投治之類親承皇恩承上三
是為先帝中丞書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
于轉運使使令知華州四縣官奉命無所畏懼松
野其人為監察御史坐不時具獄降監廣州酒徒
知長州縣天禧初增置課官御史十二人類以選得
者皆得旨推置察御史陳虛問民間說言奔走老幼皆
奔命矣無京西選為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
徒子溫裕并其財遺仁按治士瑤伏誅又詔鞠印州
牙校訟鹽井事畢感德大劉美依倚三家受驛使人市

其獄頻請補繁真宗以后故不問忤責出知宣州改
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類雅善謂謂貶左遷尚書
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部員外郎知
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是或謂當
之可得緒錢二十餘萬類疏以為不可徙知潭州改
廣西轉運使適宜州守貪暴不法既罷去反訟類子
詩嘗被刑而冒奏為秘書省校書郎類坐謫知饒州
復入為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累蒙詔
李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迎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
喪以錦車駕素駝載至中京飲以銀筋酒又具鼓吹

利養更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
其極以歸訪官三班奉職即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滎陽蔡城縣
主簿遷大理寺丞監直隸府稅知金堂夏津一縣兩
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賈利用瑁也怙勢聽獄
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
劾其事奏為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
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復
還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
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直盈於私室威

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
岡異消王氣今禪紫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
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異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
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辜復請不原赦帝
然之為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史歷京西河東河北
轉運副使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副使汴言納糧綱禁
量不實操舟者坐二失所載或杖背徒重役琰始奏
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尚書工部郎中卒
李育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楚青遂為青人祖成五
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畫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

四十九
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洛筆烟景萬狀
世傳以為寶父覺見儒林傳有幼孤不殆弄長讀書
屬文不雜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勳言
籍遷集賢校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
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
之每旬閱視所活其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
就獄曰我重賄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
荆湖刑獄權戶部判官利州轉運使判戶部勾院知
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
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官有同對力言遂復故事以

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
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伸其
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不救降秘書監致仕起分
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卒宥性清介然
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別業以券界
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諱字昌言南唐秘書丞
通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款太祖
召見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遷知閬州太平
興國中即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土人罕習舟楫取

陝江中競渡者給漕運役覆滿常十四五等建議置
威權宣分隸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荆湖江浙
等道制置茶鹽副使卒累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
遠善書翰太宗喜之擢真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
宣州遷監察御史深為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
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州乃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
會以趙昌言為制置茶鹽使兼與薛映副之入為右
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
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
掌諸多退為行內諸曹即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

優遷首曹遂隲在舊制美遷工部郎中依前知制誥
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敘用官制有
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此則是先朝
失刑矣遂除兼左諫議大夫連知穎襄二州徙鳳翔
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
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
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兼迎謁境上俸預從官侍食
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采河上部丁夫鑿浚
以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曰
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

試京封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
會祀汾陰為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
學士復知并州將行懇求御詩為餞上為作五言賜
之從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妻與藩府
無顯赫譽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奕雖
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飭
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
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張擇行字行先眉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
主簿自宣州觀之於推官為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數

將陵塞決河衆欲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為不可皆笑
其怯既而舟果覆擇行坐其上董後埽卒不潰除監
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
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
河北兵多財不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
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
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嬖妾容小婢死外合擇行以為
主命妾容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
語除戶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舉兗州仙游縣景靈
宮翰林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蔡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戶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為監鐵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蘇山漕河抵于江人以為便復為監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五代亂之史冊多滿矣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撫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積字仲微開封祥符八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為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

河南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結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復薦為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積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論說而積固辭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為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為三司度支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積射積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契丹主遣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既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是歲

風茲卒類性。和易文思。敏贍元。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諧。聚古書畫。不計其貲。購求之。婦張悍。無子。初。禎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禎解官。服喪。知禮院。宗郊言。禎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傳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府元方為并州。有勤留之命。其宜民可知。有在。新則活饑氓。在江寧。則直寃獄吏之反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也。日嚴行節。臨政視兼。擇行向積。雖無瑕可指。亦皆無赫赫名。詢以厚旨。夷簡。復致貴顯。城頻坐。

善丁謂並遭斥謫。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南郊恩牽。復與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題之。趙賀字餘慶。開封封丘人。少時嘗喪明父之。遇異醫。輒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臨朐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鹽池吏欺。緡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奸契。丹入寇。真宗決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

宿州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
吏被賀多所究詰人目為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
也召權二司戶部判官真補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
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
獄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為江淮制置
發運使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部漕船舊皆由主
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
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為三
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能得施歲漕米溢
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多

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其事
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
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戶部
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祿卿
入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
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豪州改廬州遷給
事中復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
運使李中庸薦改官中庸沒無子賀為主葬圖其象
歲時祀于家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觀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為嘉興縣主簿後

以孫奭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
郎通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覲陳說利害不報擢
提點利州路刑獄召為三司戶部判官安撫河北還
為京西轉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碛麗水二峽地出金
宦者挾富人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覲曰聚眾山谷
間與夷獠雜處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
蒙正恃章獻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覲又極
論其不可坐失察嘉州守張約受賕貶通判杭州徙
知福州入為三司鹽鐵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
遷兵部郎中復入戶部為鹽鐵副使遷右諫議大夫

河東都轉運使加崇賢院學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
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為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

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

運使俞獻可擢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

治舟且至抗即揚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寨真衝賊

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

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知南安軍權提點廣南東路刑

獄浙東叛卒鄒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

中值大風有告鄰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趨占城

鄴未必死後果得鄴也言城遷為度支三司判官以
尚書金部員外郎在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轉三
司歲市上供綾錦布帛萬二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
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蜀其數之
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卻之抗奏朝廷道
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為
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實直幾馬也臣念蜀久安
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為三司監鐵
副使時抗老矣為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祿少
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抗喜歲書至萬

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為
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
張宗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人判三司開拆
司歷開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
縣使者既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
為之空乃下約束禁止之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部
有戍卒殺人繫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亟往按誅之分
其徒隸他州徙江西知徐州就為轉運使募富室得

宋史列傳卷六十一
二十一
來十七萬斛賑餓殍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洪州徙兗州有都巡檢虜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為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為度支判官累遷秘書監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高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叅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補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為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

矢中臂不顧猶手殺賊十人擢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拯荒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既而浚澤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考陂為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不乘言不聽城書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絲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州

三百九十六
無并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昔夜開門率兵擊賊
小卻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沒復以渠泥覆積草賊
望見以為水有餘皆居民棄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隨
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舉材堪
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
陽脩復言其執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
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
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獲
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
路刑獄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
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
民丁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東爨
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為江淮西
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為苛刻盡
名獨廓奉法如平時人以為長厚入判臨鐵匄院加
史館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積官光祿卿直秘閣
以疾分司南京改秘書監卒廓寬柔恭謹人犯之不
校弟唐為吉州司理參軍博覽強記嘗舉賢良方正

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鄜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
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養
鄜方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鄭襲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
改秘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命書衛州判
官事劉從德代繼英又表襲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
藏庫遷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為三司
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
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
禁慶曆中與魚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

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
為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贖往
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又為河北轉運
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
甫泌夏安期皆為轉運使泌先諂去安期後至不及
費讓固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人復為河北都轉運
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州卒

論曰歷觀數字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謙已利物
有古道焉若言浚泮河觀罷榷金抗論互市起賑窮
戢暴讓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

齊鄭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列傳卷第六十一

朱史三百二

開禧司上替錄軍國事而書有相與國之類

初修

王臻

一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呂景初

一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澆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詩名臻以文數上為從見堯堯覽之歎曰潁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

史中使就營景靈宮木極觀藝佐助工費有勞遷殿
中侍御史羅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
漕渠廢諸堰奏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思其
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為三司度
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奏坐前異議降監
察御史知滁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
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即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
格聞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為之少變又民間數以
人訛相驚悉捕熇熇惡流海上民乃定仁宗即位遷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

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蘇人偽為皇
城司刺事卒赫良民以取昧臻購得其注名黥竄二
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
三司開封府諸曹奏事及赤牒丞尉率用貴游子弟
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
為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
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節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守第
為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
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趙愈于前曰據一

物者斯久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四員外郎知真
州徒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
為侍御史陝西用兵科歛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
絳衣銀魚為開封府判官又徙陝西刺民兵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為三司鹽鐵副使時渭
州滅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
戡相利害周詢是戡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元
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
學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

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灌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
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
疆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停兵
楚蜀晉北捍獯粥中照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
之于今其數尚寡然推堅震敵庫府無空虛之弊
縣官無煩費之勞蓋嘗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
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聞葺者為偏裨以
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
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責官鬻爵清雜仕流以鐵為錢
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齎葦蕩折恒產怨咨

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
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借民力之時
也速宜經度以紓廣之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
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斂廩假貧
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
內帑錢助關陝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
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
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惠承平寢久任
進多門人汚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廢費廩祿臣
以謂國家於刑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

負瑕累服輿臺者亦真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
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
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諭再期預聞籍服武弁
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收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
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恥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
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
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
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夫陛下思牧守之職
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

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
行寢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為卿監而未歷
省府提轉則為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總易轄
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
其在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
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
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
漢李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
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為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
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

伍即恩澤候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
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
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
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敷遣假以威權如祖
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董閻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誘
讓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
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議空言者多陳悠
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比
戎時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
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為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

皇未免屈已為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
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侍吾所以待寇
而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
三路兵馬之駕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
帥擇偏裨使戰肅騎兵飭利武器識山川形勝用兵
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寇異
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虞矣時執政及近臣
所對多踈闊仁宗頗喜如周詢詳敏知息州張得一誅
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差
之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周詢性溫和易聞見該洽明

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
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賢字直孺鄧州穰人推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
通判襄州還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
言判三司開拆司黜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
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
獄特駁正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黜言樞無罪
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
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
論事亡狀誣戒勸窮詰黜奏諫官御史跡既踈遠未

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
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
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忘言事官
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
中書俟旨黷論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
若然言路將雍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
許儂智高反余請知桂州揚旼安撫廣南東西路皆
許便宜行事黷言二人臨事指縱不一則下將無所
適從又請專節制西路若賊東興則非靖所統無以
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西路從之皇祐四年同脩起

居注徙判監鐵匱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義公
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黷亦反復辨析卒不果行
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
旬論者以為非便黷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黷言
國初武臣宿將扶摩大業乎定列國有志勳者不可
勝數然未有以卒任參帳帳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大
之意所欲廢官罷官罷官守舊官罪以示儆懼脩省
之意權知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進英閣召侍臣講
讀帝脩起居注官獨先出黷言召臣訪對動閱政體
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命召侍經筵許之初黷奏延義

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臺官龍圖閣錢
年罷天章閣守制黜當命辭即詔延年不才不宜污
侍從封詞日還中書命遂襄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
官兼澤州留鄉里死三在矣遲為弗知者而謂官師
既覺而去黜委劾廢終身福州推官劉林挾數銜言
及禍福多遊公卿門黜奏以為靈臺郎時詔兩制兩
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詳言心知其
非而嫌於自言後黜知許州乃言他官皆得見執政
而侍從近臣反疎以疑問如此嘗聞先朝用王禹偁
請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

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
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即時追寢前
詔徒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
致問黜輒答卒父悲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黜內
懷不自安請徒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
史吳中復等劾黜輒委州印揀朝廷法繼知郢州未
及行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為翰林學士唐介等坐
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黜奏介等敢言請寬之
以疾請罷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為翰
林學士知審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為請

授他官黜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
犯祖父名而冒禁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
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
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冒禁之律
予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
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
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事詔非嫌名及二名
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
封府兩軍獄囚歲瘦死者衆而更不任其責黜言吏
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

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敘者皆數外補
之黜請敘者須有關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見人不
以為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傅堯俞諫
官司馬光龍夔鼎臣王陶皆言黜剛愎自任赦書下府
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為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
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
為群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黜言太師太
傅太保是為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為父師於義不
可蓋前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
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

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黯遂巡引避黯言嘗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然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即位坐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

以斬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通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向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既病亦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表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贈尚書禮部侍郎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不人稱其分宜然下急初通判襄州

疑優人惑己以人齒毀之在開封為罪人所言之噉
以人齒言者亦以是証之

李京字伯舟涇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宣判官冀州
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復發以奇
中京遂相率道去監司果議以苦劾平京知府任布
曰如此道曠吏計中京賴以免佞亦昌縣通判趙州
王拱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密御文時太史言
日當食不食詳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
懼脩省過正發減常膳故精之忌感格日當食而陰雲
蔽虧雖宋景公之災或且合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

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
壞城郭覆廬舍厭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
已豈赫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
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
妹言雷聲入地避群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
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
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葉外館多年比聞復召
入臣慮假媚道以為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
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
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祐抄右正言直集賢院同

管勾國子監加史館脩撰敷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
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希
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為鼎臣上京簡謫京
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今狐岷錢徽事言臣為
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
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未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
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贄何郊
皆謂告歸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寔
補御史鼎臣亦曰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
寔為朋黨臣初以似點閱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
故在臣今男諶亟悉焚毀臣與寔僚友鼎臣鄉曲之
舊鼎臣為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
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為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
卒官詔錄諶為郊社齋郎

鼎臣隸州人既逐京會昌朝罷復竦自北京召為相
鼎臣先論竦在并州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
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既罷遂以刑部員外
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揚懷敏增
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為河
北體量安撫今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

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范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
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
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
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正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
貴妃薨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
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
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冊
為皇后又詔立忌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
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而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

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
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
此捍寇敵竭民膏血以鳴之猶為不可况羸疾老怯
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
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
土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
年未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
衆也議者屢以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媮安避
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
樞密院議罷招徠而汰冗溢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

古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
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
神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
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
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言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
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言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
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及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
曰此陰盛陽微之誠也凡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
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右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
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微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

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
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於京典部為夾輔之
勢時狄青為樞密使得士平心議青憂其為變景初
奏疏曰天象請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為兵衆所
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
皇子社稷有以大憂惟陛下蚤為之計則人心不搖
國本固矣教誨中書白堊文請出青之言傳以青意
謹有素及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
實其心何益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
廷慮者蓋聞里思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

言者陳州李仲弓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
言言朝為之知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
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
遂兼右都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
請言善長者限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新章不盡改度之則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
閣待制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建者字存中號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為江淮
發運判官就中待御史為副使人為言事御史
謫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
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七十以進士起家為候
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為
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

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
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闈寺以及繼嗣事至
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

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
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

言易之鞭笞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
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
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
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
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
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
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
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
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
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

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
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
以謂胎如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
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
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
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
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
校理踰月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
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

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
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
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
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撲茂之臣以
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
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
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
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
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
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

臣明三 卷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罷內臣
進養三 卷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罷內臣
內外區區其弊在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然
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
職分校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
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
君妻棄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
臣陵君失在陛下淵衷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
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棄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
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

人為敵所害也。因言孫沔在并州，奇是不法，燕飲無
度，庸籍前在并州，輒動嘉議，輒與儒士居野之，為
國深恥。沔與坐廢，又言春秋有告懼陛下，恩施動
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
一路畿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則隣郡為之閉糴。
天二十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
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麟州防禦使傷而輒閉糴論
如違制律，久之遷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
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群臣上尊號，出
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衛實白劄子賜近侍家。

人冠幘及比丘尼，並奏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畏
避，然諱宜用唐李吉甫以事遷校，胥俊約杜預遺法
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管世，詔入內都知
任守，忠愛轉朝馬都尉李璋及下，求內降合諫官陳
外之建議，請裁節，並行精檢下兩制，專諫官集議主鐵
各若舊得情，並行是職罷之，既定，稟及與衛之沈
起，輒增注與國軍，被明鐵治，如舊制主並，胡於者大
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雖在臺
諫而為程氏經營，言錮恩例，該罷周狀皆引伏及出
為工部員外郎，知廣州進戶部，且昭文館，知桂州卒。

錄其弟齊為太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為檢法官三
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事不可主者志
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極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
下卒不為訛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為撫州判官
後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
禁絕之通判許州當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御史
奏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
中備殿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
轉運使提點刑獄疏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

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
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若廢久請
易為二年宰相劉沆護拜温成皇后禮官議孫陵師
道以為非典制數以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
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從
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是月無先後遠近
之差師道為置籍次第之召為監鐵判官道改兩浙
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後官周
氏董氏生公主諸閭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
制情義以尊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

字四百人之十個
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威德事也然而事有
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為陛下言之竊
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為才人不
自中書出詔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
以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
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四居五品
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
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
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
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

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
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
之事耶忒斜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
有聲如雷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
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
備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
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
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
預為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
過委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

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升
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入為三司
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道
厲風操前後在言責有間即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
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
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閹士良升
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知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
嚴其課業而出絢傲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
一過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

以事被繫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
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
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
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
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是時范
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
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修起居注
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棧知名士寘臺省惡
衍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
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

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
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
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
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
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
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
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
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
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詎知蘇州未行卒

絢諫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
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禩嚴獻賦大指言
宜遠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絢之
性嗜酒終以疾死

河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
度曰美才也其父業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
評事監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
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
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以惡惡寺
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禁李絢以屬史考掠

不得其情輒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為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汶不報成卒有告大校受賊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裝卒竄之或曰貨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遷判太常寺僉刑部郎中進拒密旨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甲風卒中立頗以文詞有喜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為賽神

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穴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戈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候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曆初為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御史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由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益鈇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

運加按察使邈與張益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
使京東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
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
郎中知延州卒邈疎爽有治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
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
繇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
聞官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養才致
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列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二

宋史三百二

開禧間言上替國書事謂書寫稍格國之領經筆以綴腰等本
物修

張益之

魏璠

滕宗諒

李昉

趙湘

唐肅

張述

黃裳

胡順之

陳賁

范祥

田京

張益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益之進士及第補樂清
尉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
常州知温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

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評蒙城知縣王申罪穢
送獄晁之廉得寃狀乃出申詎姦吏若千人徙廣南
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
一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加直史
館徙河北被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徙入契丹者
歲數百人敵既利其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晁之
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還為監鐵副使
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察使保州廣信安肅
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踰緣邊都巡檢司亦曰
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一人分所領卒為三部

使檢所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糧錢以
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得
廩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言於晁之請
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
以武臣代內侍時樞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
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晁之自魏馳至城
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
法從事既至又以兵自衛晁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
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况潛殺降兵數百
人晁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從事奪職知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
開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絳山關
前張烙與官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
有聲退居築家廟率子弟歲時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
開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絳山關
前張烙與官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

擾瓘密以聞詔杖宦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
言流海島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
理寺丞知衡山縣通州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
南西路刑獄邕州僚戶緣逋負沒婦女為傭者一千
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鋹時計口以稅雖
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興高州猶未除瓘為除
之咸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召瓘度支判官尋以罪降
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州為京西轉
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客郎中遷大常寺卿知
寶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北門鑿東西澳為水閘以

時啓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史元性
險設嘗為瑾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御子煎等餉
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為珍貨詔遣內侍發驗無
有流坐不實廢瑾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為陝西轉
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
之內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獄未
上內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瑾不即奏行請
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
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

宜八事屬欲青已破賊乃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
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權按視還奏
以為不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
圖閣直學士知荆南瑾以為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
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為
上守禦為下攻取為失不報後卒如瑾議徙澧州滑
州又徙鄧州不行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瑾所至
整班與人置對未嘗屈史沉三達以善訟名天下瑾
既廢沉又嘗奏抵達罪專任撥數不稱循吏高球
談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齊守

璿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除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憫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說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為之謀乎後有言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答朴無罪吏卒監司刻奏召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

仲淹稱其才乃以秦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慮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

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士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子賜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吳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入

於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謀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為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義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酌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

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俺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號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莅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為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戶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戶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

官能招攜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償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冤獄出為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逾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陝為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更西路安撫上言秦義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權酷錢民頗煩擾江南以歲饑

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之仍詔羲等毋得復增權酷之利遂為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糧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採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為斗門洩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又徙興元府入為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河南府徙知宿延毫三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復知延州更權路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

有論奏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商州徙隴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后毋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後用其說冊趙德明假尚書禮部員外郎為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言漢帝章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徽斷刑之政遂定令毋以十

一月十二日報曰今季冬誕聖之月而決六辟不廢
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決俟孟春臨軒閱視情
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
囚益淹久更或因緣為姦爾相又上書請封禪未幾
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為東京留守推官禮
成遷侍御史昇州火命湘往致祠兼問民疾若還言
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景病不任事皆
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赴待漏院
淨崇門闢今則夜漏上於放外朝故朝者多後時乃

入望敕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寒暑
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宗
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即帝
悅為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
之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為考制度副使請如
周官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
兼判宗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宮管勾
留司三司事為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
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為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
延州遷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

夫復知河南為集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
經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
進士調郿縣主簿徙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
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
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
日得殺人者後守雷有終就辟為觀察推官遷秘書
省著作佐郎歷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
御史或薦肅為郡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別用肅遂提
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入為三司戶部判官

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為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
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尋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擢
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為龍圖閣直學
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詢字彥猷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
士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
詔賜進士及第知長興縣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
翰林學士吳育薦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
事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
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

徒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
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
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
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關失則詔
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
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育亦奏
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賢良文學
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制科之盛固不專
於災異也况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則與舉奚設或
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

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
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制科隨
進士貢舉其著為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為得人故
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婦故附馬都
尉李遵最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又寡不使
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
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會
詔淮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
詢爭以為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為三司戶部判官又
判磨勘司出為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

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
知制誥以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
二州進翰林侍讀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
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
十卷詢少刻勵自修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
妓取以為妾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
子坳附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為治晷之辨寃獄配
姦吏瓘奏還婦女為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瓘
脫械縱囚審知姦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八

生立朝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
防請罷權酷興水利湘廡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
於獄訟皆不多見也然晷之以殺降而奪官瓘以罷
置對而興謗詢傳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
所不與也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
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
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為之本匹夫有
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
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為孝矣宗廟社稷

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陛下不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闈或謀起閤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述

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爲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黃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擢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爲發運使十餘年姦賊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

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
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庶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
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祭溥姦賊數十事溥坐廢而
震亦為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
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
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震
在真宗朝數論事既卒詔進其官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
書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
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為

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心長趨出叩頭伏辜推
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為青州州從事高麗人貢中貴人
挾以為重使州官恭拜於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
押新羅渤海奈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瑋陰
結貴侍匿兵械服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刑縣被
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瑋殺兄子溫裕其母訴于州
眾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鐵鎗去盡得其黨有
詔鞠問士瑋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著作
佐郎知常璽縣遷秘書丞分司常平仁宗即位遷太
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

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晉皇三子承宣言出宰相
家仁宗嘉其忠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
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言縱橫捍鬪以目失
明廢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
焉少倜儻敷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以貫名擢貫
高第為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刑部詳
覆官改秘書丞為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
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管為賦租出入皆有檢
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文效乎州人憚

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飢出職田粟賑飢者又
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陝西京邊尚書度
員外郎入為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
鮑曹易四水輿屯曰徙河東歷三司戶部蓋鐵國使
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遷觀察貫言京成
平中大將楊瓚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
傳者張昭允使瓚盡喪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
者主將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逃與奔軍同軍
切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自宗嘉納
之又嘗上形勢策特錄其論三言曰大略言地有六區口

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
沮澤磅礴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入由威虜西
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與必爭之地凡爭地
之利先居則後走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
瀛州契丹不敢視國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周思澤
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
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
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又不識戰可以為
京師不可以成邊竟請募卒入隸本軍籍丁民為府
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懼備地勢之險易苟

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者矣略世
頗稱之子安石

安石字子堅以隆鎮縣為第嘉祐中為知開封府判
官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過毒
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謀者敵動
靜輒先聞嘗救邊民刑嚴既而數為騎奄至無所獲
而去重言嘉祐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亦
州河中府戶部副使善於錢太原議行盜法與所司
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始
定謂其僚曰與事當有新急則緩乃阻益付民而俾

之券使隨所得貿易歸國而歸者私販為減進天尊
閱待制官軍西征時道懸今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
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敗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清白事
不豫憂其犯而誅之是困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
西報安石持四十日舉而師駐白草平獮月安石深
念曰吾頃兵益久而吾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之
軍與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罰李處舉劾其事詔
置獄於路安石自麟州會遠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
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廷召為戶部侍郎官
與右副承旨定回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

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
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興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
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罕困於刑寺嘗問或沮以微
文則一跌不復安石則曰再問以絕量舉遂為後法
出知永興軍都襄陳鄆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
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堯符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
遷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符帥將士拒退
之請築劉塔堡定川砦從之歷知虜州等三州長平
陝西銀銅坑治鑄錢符號達財利建議廢金益注諸人

不致易稍加損益人輒不便語在食貨志從點本路
刑獄制置解蓋系遠度支員外部權轉運副使古渭
州距秦州二百里道經岷兒峽遠城數請城之朝廷
以餽餉之艱不許祥權領州事驟請修築未報輒自
興後蕃部驚擾至唐族羌攻破廣吳等鎮保三圍岷兒峽
若官軍戰死者十餘人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被
舉陝西緣邊青白並改制置解蓋淳卒嘉祐中包拯
言祥通陝西盜法行之十年歲感權借務使緡錢數
百萬直券可錄館其子社爲郎熙寧中平沈岷疊
可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爲通遠軍權陝西轉

副使張洸奏朝廷復沈龍故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
功賞臣見沈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祥因熟羌數
被寇掠其部夾頭嶺置城以爲守禦乃帥古渭爲
此若祥與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
少控身黜謀賊臣竊悲之竊推原皇以少賜褒卹使
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贈秘書錄
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謂歸從張載學
育爲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長行紳宗喻
之曰言稱聖詔豈敢殄行與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

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葢等數人西夏
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實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
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
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嘉原之
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
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言一八可見矣又使何
東諭韓絳築囉兀二砦雖諫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
十萬夫遼州最為窮僻然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
就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
一驛一撫司不先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

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所勝而魏
不失期觀以訴其實翻令鞠罪願貸被劫官吏其勢
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感蒙德澤神宗
皆從之坐功李定親喪匿服即御史檢正中言戶房
固辭乃知韓城縣詔往郡廷議言畫地界育言保疆不
如持約持約不如數信前日疆場豈無磨天一旦忽與兵爭
鬪者跌於前耕耨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
去而兵章右翼金縷朝衣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
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
愧乎安南行營亦送趙鼎以兵十萬伐交趾行及長

抄病死相屬甚高又不輟學音疏其不便不從久之
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從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
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劉安
世暴其閨門不肅出知熙州時又議棄營務勝如兩
堡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
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脅之憂矣
又請城李諾平汝邊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
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
其坑論棄地及進筑水之策贈實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

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德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為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日天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
京知兵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試員為陝西
經略使兼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略賜五品服
尋為經略安撫判官守贊就罷以武略應運籌決勝
料及試秘閣與他科借試之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
引云又參夏竦軍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憲即軍中
問攻守孰便衆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
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
與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然請和京曰敵兵未

嘗挫安肯降我我示幾元昊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可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悅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管守滄備慶西山石白慶道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可正法訓兵徙戰馬內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入為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搆恩州友京縵城趣南關入驍衛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之乃定賊道其營霍多為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眾又

斬以徇由是管兵二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敢叛州之南關民眾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督三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棄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先躍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每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官苑副使而京獨被譴御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為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安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歷提點淮南刑獄亭京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知澶州轉運使京能招輯流民為之給田除
稅租凡增石萬七千特遷工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
之數多不實又強為人田非其所樂侵民就地做古
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曩嘗
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天竺閣行制陝
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澶州拜右諫議大夫
卒京喜論議然諸弊然而迂頗通兵戰曆筭雜家之術
為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華里士廉汾陰郭京相友善
俱以倜儻聞著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又有奏議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
噓噤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
忠且果矣黃裳指其薄仁權臣胡順之擊其宗為眾
人所不敢神陳貫論兵事荒祥書邊計皆一時雋士
妖盜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固首義擊之果先登示賊
其勇蓋可壯也

